**对巴金《春》中三姐妹女性形象的探讨**

李 想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春》是巴金先生“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 它很好地延续了《家》的风格和故事。该书以诚挚的青春感情和抒情的现实主义文学笔调,刻画了众多鲜活的青年女性形象，并为那些有着不幸遭遇的中国青年女性感到悲痛。巴金眼里的青春是美丽的，所以它必然能够冲破黑暗重重的阻力,放射出夺目的青年女性光彩。本文就“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一书中的高家三姐妹的形象展开探讨。

**关键词：**巴金、《春》、三姐妹、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李想（1998年—），女，汉族，籍贯：河南安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东段河南师范大学，电话：18303665160，邮编：453007

**分类号：**I207.42

在《春》一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封建制度对年轻一代的迫害，并歌颂了勇于冲破罪恶的青春叛逆者。在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巴金作品的思想特征更倾向于家情结和个性解放的抒写。《春》一书也不例外，它意在号召人们勇于冲破封建的牢笼，大胆追求民主与自由。 其中的女性人物在相似的环境中长大，发生了类似的遭遇，但却因为对待遭遇的态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结局。巴金虽文字平凡，但却通过浓郁的情感，向我们展示了复杂而又多层次的人物形象。

1. 孤寂、胆怯的四小姐——高淑贞

在《春》一书中，四小姐淑贞是三姐妹中着墨较少的人物，但在故事情节上却必不可少。淑贞作为高家四房高克定（五老爷）和沈玉香唯一的孩子，她身上流露出来的是那个时代传统女子的气质，她在父母的严格管控下成为三姐妹当中唯一裹小脚的女子。她生活的家庭环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克定和沈氏影响下的小家庭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高克定是个风流浪荡之子，一点也没有大户人家为尊者老爷的风范，他纵情声色，不仅在外边养女人，家里还要收喜儿为房。他重男轻女，不把女儿淑贞放在眼里。高克定和沈氏经常争吵，沈氏每每跟丈夫吵完架却要拿女儿淑贞出气，她还常抱怨淑贞不是个男孩子。在这种不和睦的小家庭氛围影响下，淑贞性格趋向为胆小、内敛。另一种是高家整体环境下的大家庭氛围。在高家的大环境影响下，她作为五房唯一的孩子，却还只是个女子。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下，她受到的是来自各处的压力。也正因如此，沈氏才一直“抬不起头”。同时，沈氏跟高克定经常吵架的根源就在于此，生不出儿子的沈氏把自己的一切抱怨和不满都发泄到了淑贞身上。在高家这样的传统封建大家庭中，没有儿子的高克定在家里没有地位，风流浪荡成性，使得四房在高家常闹笑话“收防喜儿”、“夫妻吵架”此类事已经成为高家对四房司空见惯的事了。自己的小家庭在高家的大家庭下常常被“嘲笑”、“轻视”也造成了淑贞压抑的性格。在封建传统的重压下，最终酿成了淑贞跳井自杀的悲剧。

高淑贞作为一个小孩子，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尽管她胆小，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淑贞内心也是一个渴望“走出”牢笼，渴望自由的女生。她喜欢跟姐姐们以及琴（张蕴华）在一起，她羡慕姐姐们的“大脚”；甚至提出跟觉民、琴等人一起去公园参加集会。在 “女子不应该抛投头面”的封建家庭观念中，淑贞决心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公园也体现了她内心强烈的渴望“走出”封建牢笼的情感。这里说“走出”，而不是“冲出”，因为淑贞毕竟是传统观念下培养出来的传统的女子，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封闭性，她内心有想要进步的念头，但是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传统思想。这一点在她跟哥哥、姐姐们在公园参加集会也能够看出来。所以，淑贞身上体现的进步性还是较少的，只是隐约有这种想法和念头罢了。但我们不可否认，她是有一定勇气的，在逛公园一节中，淑贞受到琴的鼓励后“鼓起勇气朝四周看了看：地方是这么大，许多人往前面去，许多人向这面走来。每个人都像是自由自在的。她的脸上也渐渐地露了一点喜色。”她对自由地渴望是难以掩饰的，所以淑贞身上也有积极进步的一面。

淑贞胆小的性格在书中多处都有体现，“我害怕”三个字是淑贞经常挂在嘴边的，她怕父母吵架、怕母亲拿自己出气、逛公园看见那么多人她也是拉着琴的袖子胆小地说“我害怕”。胆小一词几乎成为了淑贞的典型性格特征。但胆小怯懦也正是小孩子心理的一种表现。此外在淑贞的观念里，琴是她的精神依靠。淑贞对琴的精神依赖正是她排解内心孤寂、胆怯的一种方式。“挽住琴”、“偎着琴”、“拉着琴”动作表现的更多是内心世界的依赖。琴作为大姐姐的角色保护着淑贞、鼓励着淑贞，使得淑贞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淑贞对自由的向往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压力下，最终一点点走向绝望。淑贞的命运同惠、瑞珏、梅的命运有着相通之处，她们都是封建束缚下的“牺牲品”，更唤醒着当时的人勇于冲破封建黑暗的牢笼，走向光明。

1. 勇敢顽强的三小姐——高淑华

淑华是高家长房高克文的女儿，也是高家的三小姐。淑华是一个活泼开朗，天真烂漫、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生。她作为高家子女，所处的环境也是两种家庭氛围，一种是以长房为主的小家庭，一种是封建性极强的高家大环境。淑华的性格特征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形成的，但正是她所生活的以长房家庭环境给她灌输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大家庭子女那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我们在淑华身上很难看出封建性。高淑华的开朗、什么都不怕、勇敢的性格也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就高家大环境看，她是长房的小姐，相对而言在家庭的地位较高。她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觉慧更是肩负着料理家里大小事务的重任。相比于五房的四小姐淑贞，她更加受人尊重。家里对淑华性格影响最大的则是长房的小家庭环境。淑华作为一房的老幺，受到三个哥哥以及母亲周氏的宠爱。在这样的小家庭氛围中，她无忧无虑。淑华乐观向上、嫉恶如仇以及顽强的性格，更多的是受到觉民、觉慧两位有着进步思想的哥哥的影响。她是高觉慧的同胞妹妹，潜移默化中接收到了哥哥的进步思想，形成了一种封建大家庭下少有的性格。此外，琴对淑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着进步思想的琴与觉民共同作用于淑华，更加促进了淑华勇敢、进步的一面。

毫无疑问，淑华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毫不畏惧的女孩子。她出言不逊，自我意识强烈。但漠视一切、不分场合多次失言又表现出了她不成熟的一面。所以高淑华很多时候被当作一个孩子来看待。虽然她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至少一开始她并没有对封建制度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只是单纯的倔强、顽强的性格形成了“看不惯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让她有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意识和觉悟。她只是有着原始的较单纯的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并没有上升到对社会不合理的制度的批判。她勇敢、顽强，但是这种勇敢又与琴不同。后来她上了女师，从此才开始在思想上有了提升，开始关注到社会黑暗面，走上了与二姐淑英同样的道路。

1. 温婉沉静的二小姐——高淑英

高淑英是三老爷高克明的女儿、高家的二小姐。在《春》一书中，淑英在父母的安排下，将要嫁给陈克家的二儿子。最终在哥哥、姐姐们的帮助下她成功逃离家庭。在那个时代下，向封建黑暗敢于挑战的“革命”精神冲破了以血缘为纽扣的家庭伦理关系。淑英的成功逃离不仅是在亲哥哥“高觉新”、“高觉民”、“高觉慧”以及有着血缘关系的“琴姐”的帮助下实现的。在觉民提出帮助淑英逃离的具体方案并赢得大家的赞赏后他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我早同朋友们商量好了。”可见，没有血缘关系的觉民的朋友们也都尽全力在帮助淑英逃离家庭。

高淑英作为高家最有话语权的高克明的女儿，她有着较为严格的家教。在整个高家大环境下，因父亲在高家的权势较大，所以她的地位在众兄弟姐妹当中相对较高。而二房的小家庭中，她同样收到母亲的宠爱。所以，在她幼年的成长环境中她也是无忧无虑的。但忧愁的袭来正是由于祖父起意而由父亲克明亲手办理的那门亲事。淑英的思想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在得知未婚夫名誉很坏“不学好、爱赌钱、捧戏子”后，她潜意识里对这门亲事不满，她不愿意嫁到那样的人家里去。然而她却觉得“除了听从父亲的命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她无可奈何地挨日子，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沉静，“忧郁趁势在她心里生长起来”（P3）.由此可见，淑英一开始对自己地命运是选择“顺从”，但是在琴姐的鼓励下、哥哥们的帮助下她的思想渐渐进步起来，她有了想要向命运抗争的想法。但真正刺激淑英勇于反抗家庭，勇于冲破封建思想牢笼的则是惠表姐的离世。

而淑英思想的进步在对父母亲的态度方面也有所体现。她从沉静、不敢顶嘴、不敢反抗父亲到敢于遵从自己的想法，违背父亲意愿、勇于跟父亲争辩。这都在暗暗向我们展示着淑英的成长变化。

作者通过精细的刻画，把高淑英的成长过程清楚而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诚然，高淑英的成长是艰难的，虽然她走向进步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每一步又都走到了实处，走的很踏实、很有成效、也很有力量。她的处境和地位原本和妹妹淑贞是相似的，她们都是封建家庭制度下的牺牲品，灵魂被囚禁在高公馆。但是她与妹妹淑贞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面对痛苦时，她渴望倾诉，而不是将所有悲伤都压抑在心底；对于新事物新思想，她勇于接受，而不是优柔寡断畏缩不前；面对命运的不公，她慢慢觉醒，勇于追求自我，敢于向命运挑战，而不是无动于衷选择顺从。在《春》中，她俨然不再是《家》里那个只会在花园里踢毽子或者和三哥觉慧拌嘴的小丫头，而是出落成一个有思想主见，有理想，勇敢的新时代女子。但是淑英又不同于淑华。性格上，淑华活泼开朗、对一切事物都“不满”；淑英则性格温婉沉静。这使得两个人在对待同一件事时总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惠死后，淑英感动地落泪，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地命运也将是如此。而淑华则大胆为惠打抱不平，并气恼不堪地说“惠表姐是被人害死的。应当有人出来为她报仇。”淑英与淑华同是高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女子，但思想上却又很大差别。但淑华的思想也只是脾性上的“看不惯”而没有上升到对社会对整个封建家庭的认识上。但她们两个都是渴望自由、渴望进步、渴望逃离的勇敢女性。最终两人都走上了同一条反抗封建黑暗、敢于冲破封建牢笼、走向“新生”的路。

高淑英的成长环境是复杂的，她的成长也并不完全是“自觉”，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帮助。

1.外在的鼓励和帮助：淑英的成长进步以及能够成功逃离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琴以及三位哥哥的帮助。高觉新尽管没有明确地想出能够帮助妹妹逃离的方法，但是他也一直有心在尽力帮忙，最终在淑英出走后提供资金帮助；高觉民可以说是淑英出走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他帮淑英成功策划了出逃计划；高觉慧在《春》中虽没有直接出场，但他寄回家的信也在不断鼓舞着淑英；琴对淑英的帮助可谓是极大的，如果说高觉民为淑英得以成功逃离提供了现实的方法和策略，那琴就为淑英成功出逃提供了思想建设。琴作为淑英的思想引领师，不断地给她注入新的思想，帮助她成长。她总是在关键时刻提醒淑英看清现实，她带淑英参加公园地集会，帮助她接触最新的思想，鼓动淑英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这些提点是淑英能够觉醒，能够认清现实，并勇于出走的关键。

2.如果说外人的帮助是淑英能够出逃的关键，那家庭的性质也为淑英成功出逃提供了条件。淑英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爱面子、男尊女卑、绝对服从。正如觉民在帮助淑英出逃时所说的那段话，高克明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家长观，他最爱面子，常吹嘘自己的家风，倘若遇到女儿悔婚，离家出走，他也绝不会声张。所以家庭环境、父母性格也为淑英能够成功离家出走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3.就高淑英自身而言，也正是在哥哥、琴姐的帮助下使得她内心逃离家庭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淑英由柔弱、沉静的小姐，变成了与之前形象有着极大反差的新青年。她自己的勇敢、坚强也是她成长路上的助推器。

淑英的顺利出逃，似乎在告诉家人，无论是有着进步思想、有着抗争精神的哥哥，还是自己这样一个娇弱的大小姐，都可以凭借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帮助走向进步，改变自己的命运，逃离封建家庭的束缚。

上海，在小说中是有着新思想的青年人向往和追求的。它代表着幸福、希望、理想和美好。高觉慧和高淑英逃离家庭的目的地就是上海，这也说明他们兄妹二人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渴望，对进步的追求，以及勇敢的精神。

春这个生机勃勃、盎然的季节，象征着新生和希望。“春天是我们的了”，的确，淑英最终追求到了春天，春天也是她命运的转折点。从此，她就要迈入新的世界，更加自由自在地享受春天了。春天是属于那些有进取心，进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的人。

《春》借助了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并对封建专制的婚姻观进行控诉和批评。作者让淑英对这种制度进行反抗，并最终逃离；但却让惠死去。事实上，巴金将两种不同的命运赋予她们，正是一种对比和反衬，更加鲜明地为我们揭示了像惠这样的女子的悲惨命运和真实结局。惠的死亡是一声嘹亮的呐喊，而淑英的出逃则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结语

高家三位小姐虽同生活在高家这样的大家庭中，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性格，有着不同的命运。通过三位小姐的命运我们能够看到《春》所展示是爱与恨、欢乐和痛苦交织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家庭制度、封建思想也在慢慢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身处革命浪潮中的青年也在不断觉醒，他们在挣扎和斗争中追求着自由。在高家这个深宅大院中，年轻一代的悲哀、无奈都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的黑暗，同时也使我们有了反抗的决心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巴金.《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版.

[2] 李亚男.《巴金文学作品评析》[J].青年文学家.2015（17）.

英文题目：Discussion on the image of three sisters in Ba Jin's SPRING

作者拼音名：Li Xiang